



# 藏在胡同深处的红色力量

□ 胡柳娟

胡同是北京的特色建筑，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北京有句老话叫：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胡同见证了北京7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早期，许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都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过、战斗过。今天看似平常的一些胡同里，曾有一些报馆、会馆等场所与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

## 报馆中的号角，凝聚觉醒的力量

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和32号，有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灰色两层砖楼和坐北朝南的四合院，这既是中国报界先驱邵飘萍的故居也是京报馆旧址。砖楼门楣上至今留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个大字。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了《京报》，原址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1925年10月迁至魏染胡同。邵飘萍选择用“一支笔”去唤醒沉睡的民众。在他的推动下，《京报》多涉及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时代话题，成为当时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之一。1925年，经李大钊介绍，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特有的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因为《京报》浓郁的政治色彩，印刷厂不敢承印。对此，邵飘萍不畏强权，坚持发声。1922年9月，《京报》发表了6000余字的大篇通讯，及时介绍了震惊全国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全过程。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惨剧》为题，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揭露了反动军阀的罪行，撕下了他们“保护劳工”的假面具。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上详细报道了惨案的原因和经过，并怒斥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连夜写出《世界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为请愿民众伸张正义。因此，邵飘萍被军阀政府列入黑名单并出重赏追捕，4月26日在北京天桥遭杀害。同日，《京报》被



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

封。“为报而生，为报而死”的他，用40年的人生，挥笔担道义、平社会之不平，英勇无畏地宣传爱国帝思想，支持民众爱国斗争。1929年，在邵飘萍夫人支持下，《京报》复刊，并一直坚持到七七事变后停刊。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起在北大的日子时，称赞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 监狱中的斗争，铸就革命的力量

“我们的旗帜是红旗，红旗裹着战士尸。红旗飘飘，决一死战。怕死的东西滚开些，我们誓死拥护着红旗！”这是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员胡锡奎和刘聚奎在狱中编写的歌词。草岚子监狱，曾经位于北海公园西边一条狭长胡同——草岚子胡同19号，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平津两地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地方。

与胡锡奎、刘聚奎一起被关押的，还有杨献珍、安子文等一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在监狱里不仅要面对高高的岗楼电网，还戴着沉重的脚镣，大号镣重7斤半、小号镣重3斤，甚至随时遭受军警的残酷迫害。即便如此，也没能磨灭这些共产党人的斗争意志和坚定信仰。他

们在坚持与敌人作斗争的同时，想出各种巧妙办法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他们在狱中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策反了一部分看守人员，帮助购买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书籍，获得了在狱中学习的资料；利用“放风”和上厕所的时间传递学习材料，为了防止被敌人察觉，他们把学习完的材料泡在水里，揉成纸浆，倒进厕所里销毁。再比如，为了交流学习体会，大家想出了“打电报”的办法。所谓“打电报”，就是利用暖气管道做“电线”，用喝水的搪瓷缸子做“话筒”，发话人将缸子底部贴在暖气管子上，嘴伸进缸子口内讲话。收话人则把缸子口紧贴在暖气管子上，将缸子底部贴在耳朵上，来听对方讲话。

就这样，大家克服狱中的重重困难，阅读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经典书籍。杨献珍还组织精通外文的共产党员，翻译了《列宁主义问题》等外文刊物。

在敌人的监狱里，共产党员凭着对党的赤诚之心，自我学习、自我教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意志更加坚强，信仰更加坚定。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草岚子监狱斗争情况的汇报时说：你们把监狱变成了学校，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这就是胜利。

## 会馆播撒火种，承载奋进的力量

北京胡同里的会馆也是一份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北京的会馆起源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是各地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设立的机构及场馆，有供同乡同行集会、学子入京赶考寄寓等功能。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先驱也在一些会馆开展革命活动。

米市胡同79号安徽泾县新馆内，李大钊曾在此创办了具有时事评论性质的《每周评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宣传阵地。北平截胡同20号的四川潼川会馆里，曾居住着大批潼川籍的北京党组织共产党员，1925年，他们在王荷波的带领下，以潼川会馆为革命据点创办了《粹光》杂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随着刊物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潼川会馆后来成为中共北方局的重要活动之地。1927年张作霖在北京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潼川会馆遭到破坏。中共北方局党组织迅速从北平截胡同撤出，转移到后铁厂胡同8号的叙府会馆。自此之后，叙府会馆便成为党组织召开会议、出版刊物、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烂缦胡同在清代曾聚集了6座会馆，但至今保存完好的只有位于101号的湖南会馆，191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会馆里发表演讲，历数军阀张敬尧的罪恶和湖南人民的痛苦，召开了有上千人参加的“驱张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最终迫使张敬尧于1920年6月撤离湖南。校场头条7号院的云南会馆，是一个很大的院落，五四运动后，王德三、王复生、王孝达等革命先驱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是云南党组织创建过程中最早的基地。1932年著名音乐家聂耳也居住在这里，联合北京剧联中的骨干和活跃分子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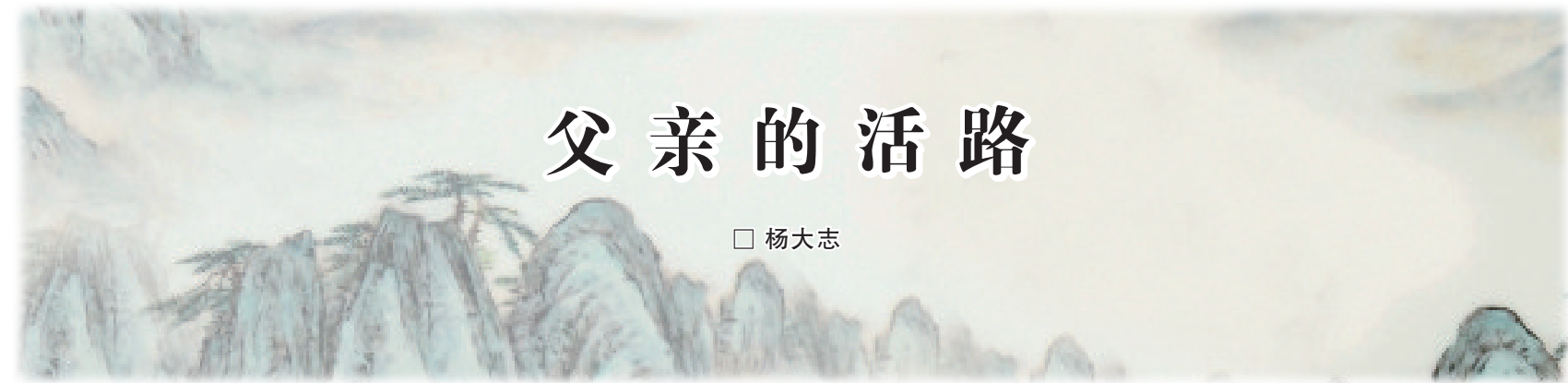
如今，京报馆被列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会馆被列入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和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当我们探寻着革命者的足迹，再次穿行于安闲古朴的北京胡同，倚靠或触摸那些旧址上斑驳的灰色砖墙时，更能够深刻感知当年的红色印记。那些共产党人在革命岁月作出的奋斗和牺牲，永远值得尊敬、铭记。

## 红色记忆

在我的老家，鲁中山城——淄博博山，农村人一般把普通话中的工作叫做“活路”。如果别人问你“干啥活路？”那是在询问你的工作。“活路”这两个字，平时日用而不觉，只有写出来时，方觉寓意深刻。活路活路，生存之路、生活之路，有活才有出路，没活也就没有出路了。父亲那代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过饥饿年代，长大后没有机缘离开农村，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在他不长的人生历程中，先后干过推车、打石头、开拖拉机、工厂打工、养肉食鸡等长短不一的活路。

推车曾经是父亲那代人年轻时非常普遍的一份活路。老家博山，盛产煤炭、陶瓷、石灰石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短距离运输这些物资依靠人力车。那是一种木制的独轮车，轮子两侧各有一个藤条编的长方体筐子，运输的货物就盛放在这里面。一车能运多重？我沒有概念，也没听父亲说过。近几年春节拜年，询问曾经推过车的长辈，据说大都能推半吨，力气大的人能推到600公斤。老家地处丘陵，山路崎岖不平，单靠人力推动这么重的货物，现在想来，真是令人咋舌。父亲推车的阶段，主要在他结婚前后，我只是从他后来的讲述中了解到。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父亲打石头和开拖拉机的那两份活路。

打石头一直是老家农村人谋生的一份重要活路。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博山多山，居民盖屋、公家修路、水泥厂烧水泥、国家搞建设，都离不开石头。村里自古就有石匠这一行当。随着机械化运输工具的



□ 杨大志

## 父亲的活路

出现，推车这份活路越来越不时兴了。何去何从？在爷爷和姥爷的建议下，身强力壮的父亲开始学打石头。打石头，其实是两种产出：乱石和料石。乱石，就是把石材开采出来，大的一般用于坝堰、修院墙；小一些的，如地瓜（老家把红薯叫做地瓜）大小，也叫地瓜石，一般用作修路铺地基；再小一些的是石子，需要把地瓜石砸碎，不同的规格，有不同的用处。料石，就是在挑选出的相对规整的乱石基础上再加工。要把乱石敲敲打打，使其成为规整的长方体。为了美观，还需要在其中一个平面上凿出长短不一、平行整齐的线条。在老家，这样的料石是农村建房子打地基必不可少的重要物料，它也是一幢房屋气派不气派的门面。

父亲的石匠之路可谓自学成才。一方面，他学石匠之时已成成家，迫切需要挣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石匠在农村也是有家族传承的，不是谁想学就能学的。父亲是边干边琢磨，勤练勤总结。他是那个年代农村并不

多见的初中毕业生，空间思维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强一些。父亲非常善于学习，他总是很谦卑地利用一切机会，请教他眼中的那些大咖。他曾说过，每到别人家串门时，总会盯着人家房屋的底座仔细观察，甚至在厕所里偶然看到了精细的料石，他也会观察一会儿。他年龄大了后，经常跟我和妹妹说起年轻时学石匠入迷的情景：初夏的傍晚，工友们陆续走了，他一个人陶醉在敲敲打打之中，不觉天色渐暗。抬头一看，一轮明月升起在东边的山梁上。这时，父亲才意犹未尽地收拾工具，带着一天的充实回家。每当他讲起这一幕，我的脑海里总能想象出这一画面，“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一个年轻人匆匆行走在月光之下。我想，他的脚步一定是轻快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最终成为老家附近几个村子里首屈一指的石匠。他的这份活路，一方面养育了我们全家，另一方面他真的是亲自在山上的宅基地为我们建造了一个新家。

几年下来，开山凿石，坝堰起屋，父亲硬是在他精心挑选的一处向阳背风、靠路近道的地基上，开建出一个宽敞平整的院子，盖起了4间大瓦房。当年见过这个院子的人，总是感叹这么大的工程量，也就幸亏父亲是石匠。几十年过去，当年这个建在山坡上的小新村开始走向衰败，大多数邻居都是人走房闲，唯独我家因交通便利、四周开阔，被别人租去开起了乡村饭店。这是后话，却也印证了父亲的见识。

时代永续发展，父亲的活路也得适应变化。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初农村自建房兴盛的阶段后，石匠这一行当也逐渐衰落。同时，我和妹妹渐渐长大，每当在学校被问及家长职业情况时，打石头这份活路，在我们当时看来好像不是很体面。我们也不想让父亲再干石匠了。这时，在亲友帮助下，父亲买了拖拉机，开始搞起个体运输。父亲开车，母亲跟车，俩人一起装车、卸车。开拖拉机时，父亲主要是给邻村的瓦厂拉黄土。额定载量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东汉末期叱咤风云的东吴吕蒙就是起发于卒伍的名将。吕蒙出身贫寒，但他很有志向和见识，少年时期便投身军营，因勇猛善战屡被升职，担任将领后的他治军有方、勤奋好学、战功卓著，成为东吴在鲁肃之后最具文韬武略的重臣。

勇敢无畏。东汉末期，皇室衰微、社会动荡，地方军阀竞相割据。生活社会底层的百姓除了缴纳沉重的赋税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百姓苦不堪言、颠沛流离。吕蒙家境贫寒，自幼饱尝生活的困顿和战乱之苦，但环境的险恶没有使他畏惧和逃避，他不愿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十五六岁时，吕蒙便径自南下渡江去投奔在孙策军队中当下级军官的姐夫邓当，准备从军打仗。母亲非常担忧，他对母亲说：我去参军打仗只要勇猛作战，就有可能立下战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番话体现了少年吕蒙的勇敢无畏。

治军有方。担任将领后的吕蒙，充分展示了他的足智多谋、治军有方。吕蒙在任职别部司马不久后，他所将部队就面临被撤开的危险。为了保住自己的部队并能够继续有所作为，吕蒙积极应变，下令采购一批红色布匹为部队制作统一样式的军服和绑腿，同时紫锣密鼓地指挥部队进行兵器操练和队列训练。当吴主孙权到吕蒙军营中检阅时，发现吕蒙兵马“陈列赫然，兵人练习”，军容威武、士气高昂。孙权大悦，不但没有裁减，还增加了吕蒙的兵员。吕蒙也由此受到孙权的重视和信任。此外，吕蒙治军有方还体现在号令严明、严格执法，他的部队攻下荆州后，即令不准侵扰百姓。有一同乡士兵因随手取了老百姓的一个斗笠用来遮盖盔甲，他为了严肃军纪，“不可以乡里故而废法，遂垂涕斩之”，使得“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勤奋好学。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吴下阿蒙”和“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两个成语都与吕蒙有关，均是讲他的勤奋好学。吕蒙家境贫寒，自幼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且少年时就从了军，因此一直缺少读书机会。最初吕蒙并没有意识到读书对于武将用兵的重要性，当他以战功升至横野中郎将执掌军中大权后，孙权劝说他“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即以“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为由推托。孙权则进一步劝导说：我并不是要求你成为知识渊博之士，是要你粗略阅读，了解历史。你要说事务多，谁像我事务多？我常常读书，却仍感到有很多受益的地方。此外，孙权还列举孔子、汉光武帝的读书经历来勉励吕蒙。吕蒙听后始感自身知识匮乏，于是知过则改，“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以至于后来鲁肃在与吕蒙探讨如何对付蜀国大将关羽后，彻底转变了对吕蒙的旧看法，赞叹“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则答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吕蒙42岁病逝，纵观其一生可谓是战功卓著。公元204年，孙权率领吕蒙众军征讨丹阳，吕蒙建功后升任为平北都尉。公元208年，吕蒙作为先锋擒杀黄祖有功，升任为横野中郎将。同年，甘宁攻夷陵，入城后被曹仁围困，周瑜

# 发于卒伍的东吴名将吕蒙

□ 袁 荻

依照吕蒙计策破围敌，救甘宁大胜，吕蒙被任命为偏将军兼寻阳县令。公元212年，曹操领兵南下征讨东吴，吕蒙献计在濡须口修筑船坞抗拒曹军。公元214年，吕蒙领兵攻克皖城，被任命为庐江太守。公元215年，刘备占据荆州数郡不还，孙权欲讨回被拒，吕蒙则施计，未战而收回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公元219年，孙权采纳吕蒙计策，乘关羽攻打樊城之机，袭取江陵大获全胜，全据荆州。吕蒙因此被任命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勇猛无畏、勤奋好学、能谋善战成就了吕蒙，使他由士卒起家，迅速成长为战功赫赫的东吴名将，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传奇故事。



路，特别是在人好天好车况好时，没活路，干着急。对一份稳定工作的向往和渴求，是父母一辈子最大的心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兄妹身上，把所有压力扛在自己的肩上，教育我们好好学习，鼓励我们读书改变命运。开拖拉机的那段时间，家里还上了盖房子、买拖拉机的欠款，又盖起了6间新房子，我和妹妹也相继考上大学。

1997年，我们兄妹同时参加工作，家里经济压力一下子减小了，父母就不再开拖拉机了。那辆为我们全家出了大力的拖拉机也退休了。我们对拖拉机是有感情的。以至于后来，我们有了私家车，偶尔遇到拖拉机在前面挡着路时，都不会鸣笛催促；相反还会多看几眼，小小拖拉机，曾经承载和拖拽着全家的幸福和希望。有时也会下意识地观察和打量开拖拉机的人，那一刻我又看到了峥嵘岁月里的父母。

活路活路，在中国农民眼里，就是要出力做活儿，就是要干活找出路。唯有勤劳才能养家，唯有勤奋才能成才。父亲离开我们10年多了，回头看看他一辈子干过的活路，基本上都是下大力的，没有投机取巧，只有勤勤恳恳。这就是父亲的活路，也是他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